

穿越COS



穆丹枫 著

有些缘分是前世注定的，哪怕一方是仙，一方是魔。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穆丹枫 著

有些缘分是前世注定的，哪怕一方是仙 一方是魔。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君的笨笨仙妃 / 穆丹枫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399-4585-9

I. ①魔… II. ①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0599 号

书 名 魔君的笨笨仙妃

著 者 穆丹枫

责任编辑 胡 泊

责任校对 闻 艺

文字编辑 陈 媛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通联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00 千

印 张 34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585-9

定 价 48.00 元(全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MoJunDe

BenBenXianFei Contents

目 录

001	第十三章	弑 师
034	第十四章	贪神现世
064	第十五章	海妖种情
098	第十六章	失忆蛊
115	第十七章	独 行
133	第十八章	回岸黄泉
163	第十九章	洞中的野花不要采
187	第二十章	听大神讲那过去的故事
211	第二十一章	女娲附体
238	第二十二章	仙魔相恋又如何



花抱月呆了一呆，忽然间就眉开眼笑，俊俏的脸上几乎没笑出一朵花来：“咦，丫头，你居然没忘记我哦，哈！我实在是太高兴了！”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居然凌空翻了两个跟头，顺脚踢开了不怒大师砸来的青光锤。

张丹枫却是心中一沉，只觉满嘴的苦涩，一双郎月般的眸子凝住在云蕾身上：“小笨仙，你当真想不起我是谁了吗？”

云蕾后退一步，不知为什么，她虽然想不起自己和张丹枫是什么关系，但看到张丹枫满眼的失落，她居然会心疼！只觉满心的酸楚。

“云妹！云妹！”关明寒一阵风似地追了上来。他还是那一身新郎官的打扮，俊脸上有怒气，有惶恐，有焦急，还有一丝愤恨划过：“云妹，他们是魔教的巨魔，有邪术的，你不可受他蛊惑，你先回去，这里我来应付。”伸手便来拉云蕾衣袖。

云蕾一看到他，心中微微一慌，唯恐他又抓自己去拜堂，手腕一翻，避了开去。道：“关师兄，我自有分寸，你不必管我。”

关明寒面色微微一变，眼中闪过一丝羞怒，正要再说什么，忽听一声怪叫：“你就是姓关的小子？”

话音未落，关明寒眼前忽然出现了一张放大的倾国倾城的俊脸，旋风般围绕他转了一圈：“咦，这样的人也叫青年才俊？比我张老弟差远啦！比我那就更是大大地不如！还居然想娶云丫头！癞蛤蟆也没你这样当的……”

花抱月围着关明寒左看右看，桃花眼微眯，红唇微勾，满脸的不屑，在他眼中，关明寒仿佛是一堆狗屎，入不了他的“法眼”……

关明寒正一肚子怒火无处发泄，听花抱月如此一说，一张俊脸涨得通红，心中的怒火几乎要冲上脑门，冷冷地道：“邪魔外道，满嘴胡柴！”寒光一闪，碎冰剑在空中大放光芒，朝着花抱月劈头盖脸猛劈了下来。

花抱月哇哇一声大叫：“哇，哇！癞蛤蟆发怒了！”直晃出去，关明寒连他一片衣角也没捞着。

关明寒大怒，法诀连弹，那把碎冰剑纵横飞舞，瞬间织成了一道寒光闪闪的光幕，将花抱月笼罩其中。

花抱月左闪右跳，大吵大叫：“哇，哇，不得了！癞蛤蟆要杀人啦……”身子似花枝乱颤，风车般乱转，关明寒这疾风骤雨般的攻击，竟连他的头发也不曾捞到一根！

那边碧苑也早和不怒大师动上了手，碧苑手一抬一放，便就是一大片碧芒，铺天盖地般朝不怒大师身上猛卷。不怒大师祭出青光锤，旋风般在空中疾转，将那一大片碧芒都反激回去。他们二人一个身法奇诡，法器精奇，一个不动如山，兵器猛恶。正是棋逢对手，打了个难解难分。

关明寒百忙之中，向着云蕾一瞥，见云蕾手握剑柄，呆呆立在那里，并不动手。他心中恨极了张丹枫，忍不住叫道：“云妹，他是魔教的魔星！是我派不共戴天的仇人，你怎么还不动手？”

云蕾呆了一呆，一咬牙，青冥剑扬空一闪，作势欲刺，阳光下，张丹枫脸色苍白，眼中似闪泪光。叫道：“小笨仙，你真的完全忘记我了？”云蕾不敢看他眼睛，一咬红唇，冷冷地道：“我不知道我以前是不是认识你，但你是魔，我是仙，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来犯我蜀山，我便饶你不得；对不住了！”

手腕一翻，青冥剑剑芒暴闪，向张丹枫身上横扫过去！张丹枫身形一个盘旋，躲了开去。叫道：“小笨仙，不管你对我如何，我今生誓不与你动手！”

云蕾心中猛地一痛，青冥剑停在了半空，再刺不出去。



关明寒大急，叫道：“云妹，动手啊！不要听他蛊惑，他没安什么好心……”他几句话还没说完。眼前忽然人影疾晃，花抱月蓦然欺身直进，双掌抡圆，啪啪两声，打了关明寒两记清脆玲珑的耳光！

只听花抱月骂道：“你不挑拨会死啊？有本事自己去和他争斗，在这里挑三窝四的，你他妈是男人不？”

他这两记耳光打得极重，关明寒只觉耳中嗡嗡做响，原本白皙的脸颊登时红肿起来。他十万个也没想到花抱月会来这样怪异的一招，不禁怒发欲狂，再也顾不得平日温文尔雅的形象，大骂道：“臭狐狸，你他妈是什么东西？也配教训我？我今天非要和你拼个你死我活不可！”

碎冰剑光芒大涨，刹那间周遭震动，“嗖”、“嗖”宝剑破空之声不绝，漫天皆是剑影，风声劲疾。

花抱月一声冷笑：“和我拼？你还不配！”他身形之快，宛如鬼魅，手一抬，一声龙吟般的清脆之声霍然响起。一道灿灿白光，自花抱月手中出现。瞬间变大变亮，那白光是如此光辉耀眼，似乎连那天边的骄阳也及不上它。关明寒几乎被那物逼得睁不开眼睛。但听龙吟声不绝，狂风如涛，汹涌而至，瞬间就将漫天的剑影逼得云散雨收，再不成形……

关明寒心头大骇，直至今刻，他仍未看清花抱月手中到底拿的是什么东西。他一咬牙，身子忽如断线风筝一般借着迎面而来的狂风向后飘了出去。那道比太阳光还要闪亮的光芒紧紧追于他的身后，光芒不见减弱，反而更盛，风卷残云般朝关明寒猛刮过去！狂风如刀，刮得人脸刀割般疼痛。

关明寒骇然大惊，竟是躲避不及，只吓得颜色更变，一闭眼睛，碎冰剑拼命向外挥出，能不能抵挡全听天命。正在这要命的当儿，忽然一道红影一闪，半空之中如有一道闷雷，一个硕大无朋的红葫芦凭空出现，挡在了关明寒面前。

那如骄阳般的白光正和那红葫芦碰了个正着。只听半空中似打了个霹雳，直震得远处山峰一阵颤抖，簌簌滚下无数山石尘土。

关明寒就在两物相碰的跟前，险些没被震晕过去，蹬蹬后退几步，一个站立不稳，“扑”地一声坐在地上。

只听身后一个声音怪叫道：“好厉害的狐妖！我的葫芦好险没毁在你的手里！”关明寒回头一看，但见背后站着一人，这人面色灰黑，似是从来也没洗过

脸,唇上两撇小胡子稀稀落落,身体圆圆的,似个大肉球。一件儒衫上补丁擦补丁,更是看不出什么颜色,正是红壶仙到了。

他此刻正捧着他那宝贝葫芦左看右看,那葫芦也怪,在刚才那样猛烈的撞击之下,竟然一丝伤痕也没有,红鲜透亮,晶莹欲滴。

关明寒深施了一礼道:“多谢仙长相助,弟子感激不尽。”

红壶仙正眼也不瞧他,看了看花抱月,一皱眉道:“臭狐狸,我记得你从不过问仙魔两道之事啊?今日怎么来趟这浑水儿?”

花抱月嘻嘻笑道:“死花子,几百年没见,你老还没归西啊?”

红壶仙瞪他一眼,没好气地道:“谢你惦记,你这头臭狐狸还没归位,我怎么能死?嘿,自轩辕山一别,我有三百年没见到你,你又跑到哪个狗窝里猫着去了?”

花抱月眨了眨他那对好看的桃花眼,悠然笑道:“只在红尘中,云深不知处。老子实在是被你那些自诩正道的同门纠缠得不耐烦,所以才隐居起来。”

红壶仙一皱眉道:“当年你也算心地善良的妖,所以我和你几次擦肩而过,却没有收你。如今你怎么也自甘堕落,同这魔星一道了呢?难道你,你也加入了那什么见鬼的傲日神教?”

花抱月仰天打了个哈哈,斜睨了红壶仙一眼,道:“什么叫自甘堕落?这个张老弟的行为可比你们修仙教派强多了!我不管什么魔星不魔星的,我只知道,此刻,他是我的朋友!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是你们人类常说的吗?我当然也要效仿一下喽,再说……”

说到这里,他忽然望了云蕾一眼,做了个鬼脸,笑道:“我素来怜香惜玉,不忍看到一朵大好鲜花插在一摊臭不可闻的牛粪上,当然要管上一管啦。”

关明寒怒瞪他一眼,叫道:“喂,臭狐狸,你说谁是牛粪?”

花抱月一只莹白如玉的手在鼻前扇了一扇:“哇,好臭,牛粪也开口说话了……”

关明寒大怒,正想再开口教训一下这只不知天高地厚的狐狸精,忽听一个清肃的声音说道:“寒儿,莫和他们废话,回来吧。”

关明寒回头一看,见青虚道长站在不远处,淡青色的道袍微飘,面上一片淡然。他的身后站着静心师太等一千首座长老,而在更远一点的地方,站满了



原本前来观礼的宾客，乌压压一大群，好不热闹。

关明寒由于常常下山办事，所以这些人大部分认识他。而新娘子云蕾年纪幼小，几乎未曾下过峨眉山，未参加婚礼之前，和这些人都未朝过面，故而谁也不认识，刚才见她忽然揭了盖巾跑出去，人人只觉匪夷所思，这时一大半的目光都凝住在云蕾身上。有好奇，有惊讶，有不解，还有那么一丝丝不屑。

静心师太微一皱眉，道：“蕾儿，你也回来。”

云蕾正在杀与不杀之间踌躇，听到静心师太之言，忙答应一声，正想回转。张丹枫身子一晃，忽然就抓住了云蕾的柔白小手，道：“小笨仙，这次无论如何你也要跟我走！”

双掌互握，云蕾心中忽然无来由地升起一股熟稔感，不由一震，下意识便要甩脱。忽见张丹枫一双郎月般的眸子中似含有泪，而抓握她的手更是烫得吓人，并且不允许拒绝。

“什么？”

数百名宾客大哗，这新娘子不但落跑，而且看样子，还和这魔星有些不清不楚。惊讶，震惊，鄙夷，愤怒，无数道目光聚集在张丹枫和云蕾身上，似乎要将他二人烧灼至死。

而关明寒站在那里，眼睛里更似要喷出火来，怒叫道：“张丹枫，你要不要脸！她现在已是我的妻子，快放了她！”就要不顾一切地扑上来。忽然身上一紧，再也前进不了半步。回头一看，却是静心师太的一根拂尘细丝拦住了他的腰。静心师太面沉似水，淡淡地道：“你和她还没有拜完堂，所以她现在还是我的徒弟，她的事用不着你指指点点！”

云蕾面上犹如火烧，低声喝道：“放手！”正欲再用力挣脱。眼前人影一花，无数拂尘细丝幻化出两个白冥冥的手掌，朝二人双手紧握处急斩而下，转而又朝张丹枫面门拍了过去！

张丹枫吃了一惊，唯恐伤了云蕾，只得放手。身子一转一侧，已然避开了那雷霆一击。再把眼看时，那灰衣人影已带了云蕾掠回原处。

云蕾心跳如擂鼓，又羞又愧，低声道：“师父，我……”正是静心师太。她摆了摆手，打断云蕾的话头：“蕾儿，为师没有怪你，你且待在为师身边。”

青虚道长见云蕾总算是脱离了张丹枫的“魔掌”，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

他冷冷望了张丹枫一眼：“张丹枫，上一次放你逃走已给足了面子，没想到你居然会如此不知进退，又欺上门来！这一次，你们三个魔物就把性命留在这里吧！”

手一挥，他身后的那十数个长老忽然无声散开，将张丹枫三人围了起来。关明寒一看到他们，心中微微一动：这十数人或白发苍苍，或仙风道骨，竟然都是自己师叔，师祖辈的人物。关明寒知道，这些人平时都在后山修行，虽然不常露面，但一身功力却几乎已至化境。更有甚者，功力已超过了青虚道长这个掌门。此时他们全部出山，显然师父这次已对张丹枫等人下了必杀之心！

他心中又惊又喜，不由看了看站在静心师太背后的云蕾。云蕾黛眉轻蹙，面上有一丝丝茫然。对那几个长老的出击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他怔了一怔，这才想起云蕾才来蜀山不久，对这几位前辈高人并不认识，自然也谈不上什么惊讶。他心中忽然升起一抹幸灾乐祸的念头，一双眼睛看着云蕾，想看看等一会张丹枫被这几位长老围攻至死的时候，云蕾到底是怎样的表情……

花抱月看到那几个人，面色却是微微一变，传声道：“这几个老骨头也出来了，这可大大不妙，张老弟，看来这次青虚老牛鼻子是早有安排，对你是誓杀无论啊。这几个老牛鼻子太厉害，我们只怕不是对手，我看，我们还是风紧扯乎吧！”

张丹枫淡淡一笑：“你看看天上，再看看周围，你以为我们现在能逃得掉吗？再说——”他眼眸一暗道：“我们如果逃走，小笨仙一定还是会被逼着和那姓关的成亲，所以没救出她之前，我们绝不能走！”

花抱月一怔，游目一扫，不由吃了一惊。不知在何时，四面八方已站了数十个蜀山弟子，他们六人一组，都是手握剑诀，严阵以待。

而在广场四周，那十数个长老已将自己这方前后左右的退路俱都封死。

花抱月苦笑一声道：“看来这些牛鼻子是动了真格的了！既然不能走，索性和他们拼了吧！”他嘴里说着，手里圆月似的弯刀忽然大放光芒，杀气，煞气逼人而来！

张丹枫微微一笑：“现在还不是和他们拼命的时候，你们先替我护卫一下。”手一伸，一具瑶琴凭空出现。张丹枫盘膝坐在照夜狮子背上，叮叮咚咚弹



奏起来。

此时这广场之上足有上千人，声音可谓嘈杂，但张丹枫的琴声一起，虽是飘渺一缕，却登时将所有的嘈杂之音压了下去，清泉般直入人的心底。

青虚道长在血海之上，是见过张丹枫琴音的魔力的。脸色不由一变，传音道：“他的琴是魔琴，大家不要被它慑了心神。”

众蜀山弟子一怔，忙忙撕了衣襟去掩耳朵，唯恐会受他琴声左右。

也有些胆子大又兼功力深厚的，只是暗暗全神戒备，面上却不露声色。

琴声如泉，叮叮冬冬流泻于天地之间。这琴声回旋婉转，忽高忽低，先如清风细拂，继而如群芳吐艳，花团锦簇。或而间关鸟语，彼鸣我和，一派春阳灿烂的景色。

众人都是不觉一怔，暗道：“这琴音动听之极，不见有什么杀伤力啊？掌门这样紧张做什么？”

琴声甫一响起，青虚道长便向那几位长老急打了个手势。那几位长老身形如电，瞬间将张丹枫三人合围，掐指捏诀，祭出了各自的法宝。这些法宝刚一祭出，围观众人皆不禁激灵灵打了个冷战！

这些法宝竟然全都是一模一样的，长不足二尺，边缘是雪花状的锯齿，墨黑的剑身，却怪异地闪着幽幽白光。随着这些法宝的急速升空，那白光也越来越盛，远远望去，就像半空中忽然升起了十团炽白的小太阳，耀人眼目。模样虽像太阳，却丝毫不热，反而冷得刺骨，附近的人忽然感觉如坠冰窟。随着这十柄雪剑的大放光芒，周围的所有物体瞬间全蒙上了一层白霜，仿佛是突然进了寒冬腊月，冷到了骨子里面。

随着这十柄宝剑的转动，天上竟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这些“雪花”白中微透点蓝，密集如细雨，朝张丹枫三人直罩下来。

碧苑双手在头顶宛如桃花般绽放，一道碧莹莹的光自她双手间形成，眨眼的功夫已如一道匹练。碧苑一声娇喝：起！那道碧光瞬间飞至三人头顶上方。形成一个圆球样的结界，将三人包裹其中。

那些雪花飘落下来，正落在结界之上。只听砰砰声不绝，看似轻飘飘的雪花。却像砸下来一颗颗大石。直砸得那碧光的结界水波样颤抖起来，所落之处凹陷了一个个大坑，似欲破裂……

碧苑也没料到这雪花会有如此大的威力，在它们的密集撞击下，碧苑的双手微微有些颤抖，原本嫣红的面颊微微有些发白。花抱月几不可见地皱了一下眉头，默默伸出一只手，按在碧苑的后背上。

碧苑身子抖了一抖，只觉一股强大无匹的灵力自她后背注入，精神陡震，原本有些暗淡的结界瞬间重新闪亮起来，比前更盛几分。

那十个长老微微冷笑，手指连动，那些重新飘落的雪花仿佛一瞬间增大了不少，一团团大如棉花，虽然不似原先那样密集，但威力却又不知大了多少。碧苑只觉每被那些雪花砸一下，就像掉下了一座小山，她毕竟身上还有内伤，这时只觉手臂酸麻，冷汗颗颗滚落下来。胸臆之间一股热流直冲喉咙，她紧咬牙关苦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算拼出这条命去，也绝对不能让少主再受伤害！”

花抱月毕竟连着几天为这些人耗费法力疗伤，早已疲累不堪，这时便有些力不从心。他看了一眼张丹枫，见张丹枫雪衣飘舞，面上神情甚是悠闲，一双手在琴上飞舞盘旋，那些美妙的乐声便像流水般淌了出来。

花抱月悄悄传声道：“酸秀才！此刻可不是你卖弄琴技的时候，你再不出手，我们三人的小命就都交代……”他话还说完，忽听远处传来扑簌簌的声音，这声响渐渐密集，越来越响，到了最后，只听“轰隆隆”巨大杂音回响在崇山峻岭之间。

众人都吃了一惊，不觉放缓了打斗。抬眼望去，天际间霍然腾起了一线彩色的云气，那巨响就是自那些云气中发处。

众人骇然色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张丹枫却是头也不抬，双手弹奏更急。琴声此刻已变得疾风骤雨一般，又如战鼓狂擂，雷公暴怒。片刻之后，从彩云里传出一声清亮长鸣。鸣声震天，接着，另一波滚滚彩尘中传出数声虎啸，啸声震动山谷。刹那间那彩云竟是齐齐向这边“飘”了过来，速度迅疾无比。

“鸟！好多鸟！”

“啊，还有野兽！好多野兽！”

蜀山弟子失声叫了出来。

但听扑簌簌，轰隆隆之声铺天盖地而来，一眨眼的功夫，原本晴朗的天空



忽然暗了下来，青玉铺就的大地也被乱蹄奔跑之声震得不停颤抖。

众人都是面色大变。天空中满是翅膀扑扇之声，密密麻麻的，也不知来了多少颜色各异，大小不一的鸟儿。大的如磨盘，小的如弹珠。鹰隼，仙鹤，孔雀，百灵，八哥，麻雀，叫出名的，叫不出名的……在一只七彩凤凰带领下，遮满了整个天空。那些原本站在天空的蜀山弟子被这无数鸟儿的一通冲撞，顿时分散，他们惶急之下，纷纷祭出宝贝护身，虽然暂时没受到什么伤害，但触目所及都是不停扇动的翅膀，再也分不清东西南北。

而在地上的人们，却也好不到哪里去。老虎，狮子，大象，豹子，黑熊，梅花鹿，……大大小小的野兽也不知有几千几万只，宛如一道彩色洪流，朝广场的人群猛冲过来。狮吼虎啸，马鸣熊咆，隆隆巨响几乎掩盖了一切声音。唯独那一缕琴声在嘈杂的野兽咆哮声中分外清晰……

广场上的各门派弟子以及那些来参加婚礼的宾客都已惊得目瞪口呆，此时又不能飞起来躲避，只好各自掏出宝贝来抵御。

一时之间，偌大的一个广场之上，到处是奔突的各种野兽，腥臭味扑鼻。而在这千千万万的野兽之中，间或升起一团团光罩，异彩纷呈，煞是好看。

清虚道长突逢此异变，也略有些慌乱，他功力绝高，自然不必担心会被这区区野兽弄伤。但此时整个广场乃至天空之上，挤挤挨挨都是野兽和飞禽的身影，对面几乎看不见人，偏偏这些动物也只是普通的飞禽走兽，并非妖魔异兽，让他不忍出手伤害。

他一挥手，在周身设了一个光华结界，运目向外看去。见自己的门人弟子都在各自为战。而原本围攻张丹枫三人的冰雪十老也被迫住了手。各自设了结界在自保。再看那团碧光结界里，张丹枫犹自在低头弹奏，碧苑护卫他身边，花抱月却已不知所踪。他心中一动，暗叫一声：“不好！”手一张，手中凭空出现一道紫符：“静心师太，贵徒云蕾在你身边吗？”紫符里传出静心师太淡淡的的声音：“在，她一直在我身边。”

清虚道长松了一口气：“那就好！这些野兽的到来都是张丹枫的琴音捣的鬼！此次不同往常，这魔星绝对不能留在这世上！现在造点杀孽也顾不得了！六芒星阵！”

他所用的是修仙教派特有的一种传音符，除了有符的人外，外人休想能

听到。他话音一落，双掌齐出，一道沛然无比的金光狂啸而出，那些在他面前挤得密密麻麻的飞禽走兽被这金光一冲，顿时翻滚了出去，青虚道长的眼前总算出现了一条窄窄的通道。

而也就在这同时，四面八方又有几道光芒攻出，也硬生生挤出几条道路。

这些“道路”极快地向前延伸着，而汇聚点，便就是张丹枫所在的地方。

近了，更近了！青虚道长大喝一声：“清障！”一语甫落，六道色彩各异的光华急旋而出，那些正当其冲的飞禽走兽被那圈光华卷起，四散而开……

青虚道长终于看到了其他五位同门的面容。不怒大师，青元子，青因子，青琅子，静心师太还有紧跟着的云蕾……

六人一向配合惯了，自然是无比默契，不待吩咐，六人的双手已结印胸前，六道光华灿烂的金芒自他们指尖闪烁而出……

碧苑面色稍变，低声道：“少主，他们要使灭魂诀！怎么办？”

张丹枫却是头也不抬，顾自拨弄琴弦：“不必惊慌，我自有办法。”

青虚道长等人虽然看到张丹枫二人口唇翕动，却听不到说些什么。再看张丹枫，在此性命俄顷之间居然仍旧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嘴角似笑非笑，似是胸有成竹。

青虚道长心中一动：“这魔星诡计多端，这次又使的什么古怪？嗯，那妖狐也不知去哪里了……”他迅速四顾一望，但见周围全是咆哮奔涌的野兽，洪流一般在广场之上肆虐。不要说什么花抱月，就是自己的门人弟子也看不到几个。

青虚道长六人的身影如风车般围绕着张丹枫二人旋转起来，手指向内，指尖所散发的那六道金芒盘旋环绕，金光耀眼，如六条张牙舞爪的巨龙，渐渐地就要形成一颗六芒星……

云蕾呆呆地站在他们六人的身后，轻咬着嘴唇，惊慌，迷茫，困惑，难过，恐惧……种种情绪像海潮般在心中翻涌。在她心中，虽然仅仅见了张丹枫两面，但不知为什么，一看到他，心中就会涌上一团难过，还有一丝莫名的说不出的绝望。

此刻云蕾静静地立在旋转的六人身后，面上一阵茫然，似是神游物外……

谁也未曾注意，当那六道金光盘旋环绕，眼见就要形成六芒星的时候，云



蓄的一双原本无神的眼眸忽然睁大！她的心中一个孩童的声音蓦然高叫起来：“是他们！就是他们！就是他们用这个见鬼的阵拆散我兄弟五个的……”

她身子微微一抖，原本漆黑的眼珠忽然亮起了一簇蓝色的火焰，身形一动，青冥剑闪着丈许长的寒光朝正转向她的青虚道长刺了过去！

也就在这同时，不怒大师背后忽然闪过一条白色的身影，这身影才闪现时是一条银色毛皮的狐狸，转眼间就幻成了一个绝色倾城的男子，手中银光一闪，朝不怒大师直直砍落！

青虚道长和不怒大师都在全神贯注地结阵，哪里会想到背后有人偷袭？尤其是青虚道长，更加想不到云蕾会在此时向自己猛下杀手！大惊之下，要躲已来不及。百忙中身子猛地一偏，只听扑地一声，云蕾的青冥宝剑已自他后背刺入，转眼又自他前胸贯出！

青虚道长一声闷哼，只觉一阵彻骨的疼痛骤然袭来，他死死地盯着那透出来的半截剑尖，眼中满是诧异，震惊和不信，眼前一黑，倒了下去！

与此同时，不怒大师也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花抱月的弯刀已将他的一条右臂整个砍了下来！鲜血喷泉似地涌出，他疼得眼前一黑，险些晕了过去。

谁也没想到在此六芒星就要结成的时候异变陡生，六人中转眼一晕一伤，六芒星阵自然是再也无法结成。原本正在盘旋飞舞的六条金龙忽然消失不见……

张丹枫似也没料到云蕾会在此时忽然出手，心中一震，崩地一声，琴弦忽然断了一根。

云蕾一招得手，人却忽然怔住了，眼珠转了一转，不可思议地望着自己手中的长剑，剑尖上一道鲜血缓缓滴下，在地上湮开一朵朵血花……她的脸上忽然露出恐惧之极的神色，失声尖叫出来：“不！不！不是我做的！”她连连后退，脸色惨白已至极点，忽觉手上一紧，已被人握住，只听一个清朗的声音说道：“快跟我走！”

云蕾下意识地回头一看，正对上张丹枫关切的目光。她心中一震，连连摇头：“不！不行……”

“难道你留下是想做姓关的新娘子？”张丹枫声音不大，但听在云蕾耳中

却如同一个焦雷，她不由呆住！忽觉手上一紧，身子一轻，腾云驾雾般落在了照夜狮子的背上。

由于这一切发生得太快，直到云蕾被张丹枫掠上狮背，静心师太等人方才反应过来。

静心师太万没料到云蕾为了张丹枫会在此时公然叛师，眼见云蕾狠狠一剑刺伤了青虚道长，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伤心，失望，愤怒，一瞬间席卷了她，多年波澜不惊的心刹那间缩成一团，几乎要滴下血来。

这时眼见张丹枫带着云蕾正要逃走，她蓦然一声大喝：“孽障！留下性命来吧！”手中的拂尘忽然暴飞而出，千丝万缕全化成了寒光闪闪的银剑，带着尖锐的厉啸之声，直奔张丹枫诸身大穴！这一招正是她的成名绝技——万缕剑。

端地是霸道异常，不知有多少成名的魔教人物都丧生在这一招下。张丹枫不敢怠慢，左手一拍照夜狮子的大头，右手银芒一闪，白云剑化成了一道光幢护卫在了他的身后，但听一阵刺耳的断金噉玉之声，那些拂尘化成的银剑皆被挡在了光幢之外，直撞得那光幢颤动不休……

张丹枫忽然身子微微一抖，一根银丝突破他的光障，正扎在他的右腿之上。这银丝看似是一根柔软的细线，但扎在身上却像是一把钢刀。张丹枫的右腿瞬间鲜血淋漓！

幸而照夜狮子奔行神速异常，眨眼间就飞上了天空。而此时百兽没了琴声的控制，也在逐渐地飞去散开……

静心师太等人眼睁睁地看他转眼间便没了踪影，心中是又气又怒。欲待追赶，无奈此时青虚道长倒在地上，也不知是死是活，而不怒大师也受了重伤，虽然及时点了穴道，控制了血流，但一张黑脸却因为失血过多而变得焦黄，如不及时医治，怕也有性命之忧。到底是救人要紧，静心师太长叹了一口气，只得放弃了追赶的念头……

没有了琴声的指引，天上的飞禽，地上的走兽，如退涌的大潮，纷纷散去。天空之中，广场之上，无数蜀山弟子和宾客渐渐显露身形，人人一幅狼狈的样子，却好在并没有人受伤。

静心师太扶起青虚道长，见他前胸和后背被一个巨大伤口贯穿，血肉翻滚，鲜血汨汨冒了出来。他面如淡金，气如游丝，在死亡线上挣扎……



静心师太心中一痛，想起掌门这一剑完全是拜自己的爱徒所赐，不由又愧又悔。她急点数指，止住血流，自怀中掏出一个瓷瓶，这瓷瓶所装，却是峨嵋派的医药圣品——玄机补心丹。其中合了数十味珍稀药物，炼制殊为不易。哪怕是重伤濒死之人，只要一口气未绝，服上一粒便能有莫大功效。

她心系掌门人的安危，这时竟一把把瓶口捏碎，把这瓶中丹药一股脑地全倒入青虚道长的口中。又忙着给他推宫活血，输入灵气。

不大一会，果然觉得青虚道长身躯渐暖，气息也不似刚才那般微弱……

那边青元子，青因子，青琅子也扶起了不怒大师，为他止住血流，用丹药为他疗伤。

那些在飞禽走兽散尽才显露出身形的无数蜀山弟子以及一些宾客也发现了这边的惨况，纷纷涌了过来。见一向天神似的掌门居然受了如此之重伤，人人面上骇然失色。

关明寒更是猛扑而上：“师父！”

青虚道长缓缓睁开眼睛，见四周围满了修仙教派的弟子门人，人人面上一副担心和骇然的模样。他清癯的脸上蓦然一阵血红，却又转瞬变白，他眼珠缓缓转动一圈，最后盯视着静心师太，冷冷地道：“令徒云蕾呢？”

静心师太满脸的苦痛，她闭了一下眼睛，几不可闻地吸了一口气：“被张丹枫掳走了！”

此言一出，众人大哗。关明寒身子一颤，游目一扫，果然不见云蕾的影子。就连张丹枫，花抱月，碧苑也全不见了踪影。他一听听说云蕾被张丹枫掳走，心中又气又怒，脸上阵青阵白，道：“师父，是张丹枫那厮伤的你吗？弟子这就去找他为你报仇！顺便把云师妹救回来……”

青虚道长却是看也不看他，他缓缓伸手入怀，掏出一道金灿灿的令牌，那令牌背面刻有一只小剑，四周云霞灿烂，正是修仙派的圣物——圣火令！此令一出，修仙教派的门人弟子莫敢不从。

他深吸了一口气，缓缓举起令牌，沉声道：“修仙教的门人弟子听着，峨眉派的弟子云蕾已入魔道，任何人见之，须格杀勿论！”

他声音不大，但在场的所有人都听了个清清楚楚。人人面上一片惊讶之色，而静心师太，脸上的血色在一刹那间褪了个干干净净……